

## 琴台

潘國森

## 卜人善為隱之

占卦容易斷卦難，拿卦爻辭望文生義，「強作解人」，每每得出不着邊際的結論。前人認為辭義淺、易象義深。除了卦德之外，還要就占問之事與卦爻象配合。

「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則觀象於天，俯則觀法於地，觀鳥獸之文，與地之宜。近取諸身，遠取諸物。」這裡「包犧」就是「伏羲」，學易之人當知前賢定論，一致認為伏羲作八卦。八卦在不同情況之下，可以代表天象、地理、人文等等。乾為天，又為日；在人事為父；在肢體為首等等。斷占必須隨機應變。

前文提過南北朝時的趙輔和，再介紹與他有關的兩次易占。有人父病，託朋友筮問，得知天泰卦，以為吉象，求問者大喜而歸。這泰卦坤上乾下，最基本的意義是地氣下降而天氣上升，象徵陰陽兩氣相交，《易傳》說：「天地交，泰。」卦辭則說：「泰，小往大來，吉，亨。」今天北京故宮的交泰殿即是泰卦取名。

趙輔和得知此事，卻說是「父入土」之象，所以必死！後來果然。為什麼趙輔和於上卦坤卦取象為地，下卦乾卦則取人物為象作老父論？當中的道理一說就明。因為事涉求問者父親的病況，卦中得乾體就只能解作老父。坤體則以問父病與老母無關，所以不取母象而反取地象。地即是土，土即是地。地在上而父返在下，趙輔和所處的時空沒有地下鐵路或者地下城，故可以斷定此病父必死。這也是「近取諸身，遠取諸物」的應用實例。

趙輔和另一次為人占問父病，得出本卦為乾卦，其四爻變動，得變卦為

火地晉卦。兩卦的卦辭都不見凶象，趙輔和卻用「京氏八宮」來斷占。原來火地晉卦是乾宮的「遊魂卦」，結論是「父為遊魂」，「能無死乎」？按京氏八宮之例，六十四卦之中，有八個卦是「遊魂卦」，八個卦是「歸魂卦」。《十翼》不講這一套，但是京氏易是漢易其中極為重要的一派，學易者不可以忽略。

到了清初，已刊行的易說多達三千餘種，易例可謂數以萬計，讀不勝讀。清儒江水《河洛精蘊》有云：「占法有隨卜人之解說而應，不必依其本義也。辭凶而卜人善為隱之……果以吉應。」這就牽涉更高層次的理解領悟。筆者曾為一位身為「專業人士」的友人筮問受其監管機構審查之事，得出《比·六三》：「比之匪人。」從爻象來說，比卦是一陽五陰卦，除了九五之外，全是陰爻。六三失中失位，貼身的二四爻和相應的上爻都是陰爻，爻辭在比卦之中又最凶。如何可以取吉？這就要結合事情的實況，友人其實遇上是無妄之災，出毛病的是其同行。友人從來沒有「比附」任何人，只是受了「匪人」拖累。所以「比之匪人」的辭意就完全跟事實對上榫頭了。後來經過一番聆訊，朋友果然得直，被證為無辜，不必為罰，虛驚一場矣。《河洛精蘊》又有言：「卜筮之道，先人謀而後鬼謀，事有當行當止，斷以義，無事謀諸鬼神也。」

點滴愈講愈多，就此打住，否則本欄要改名為「潘國森談易」了。最後有一忠告給學易的朋友，就是操術者宜與權貴保持距離，千萬不要走得太近。故事就留待日後有機會再講了。

(學易點滴之六，完)

## 發式

商DJ余定強

## 新的突破

其實早在去年年頭的時候，一位內地導演朋友邀請我拍攝有關張國榮的紀念特輯，因為他們想邀請很多張國榮生前的好友或是合作過的夥伴受訪問，希望透過這些嘉賓的訪問，了解更多張國榮的燦爛歲月。

自從那一次訪問過後，拍攝紀念特輯的內地導演有一天跟我聯絡，他原來經常收聽我的電台節目，而我的電台節目其中有一部分是每天跟聽眾重溫一張黑膠唱片，這位導演便說：「你這個節目可以變成視頻節目，還可以邀請這些曾經推出過黑膠唱片的歌手們接受訪問。」

經過多次見面及商討之後，我們決定開始拍攝這個節目，而且導演更找來一些投資者參與，所以從去年十月開始，我們便為這節目正式開工，不經不覺已經邀請了十多位有分量的歌手接受過訪問。

在拍攝的過程中，其實也遇上一些困難，事緣從來我們的音樂節目都不是由自己去邀請歌手接受訪問的，因為通常在電台主持節目，都是一些唱片公司的朋友們問我們有沒有興趣訪問某些歌手，但這一次就要由自己來聯絡那些歌手，還要跟他們解釋整個節目的拍攝過程會怎樣；因為這是一個未正式推出的

節目，自然有某些歌手可能會覺得拍攝出來是怎樣呀，所以也有點猶豫；不過都很開心，因大多數邀請的歌手，他們也二話不說地應承接受訪問，當中包括有王傑、林子祥、關淑怡、草蜢等等，同時拍攝這個節目也可證明自己的友情價值有多少。

還記得最初邀請王傑拍攝這個節目的時候，自己也猶豫了數天，因為他這麼受歡迎，而且自己跟他的友誼都很不錯，如果他拒絕了我，可能我會覺得很失落，結果還是鼓起勇氣打電話給他。但因為他經常要在內地巡迴演唱，工作十分忙碌，所以，他說：「如果要到香港拍攝可能會比較困難，但如果你的拍攝團隊可以到深圳的話，我有兩天會在這個地方工作，我便可以配合拍攝接受訪問。」結果我們的團隊便一起到深圳某酒店，去到他的房間進行拍攝。

因為很久沒有跟他見面，我們也談得非常開心，而且他也給了我很多意見，結果節目推出之後，反應非常好。所以接下來我還會努力地邀請更多不同類型的歌手，跟他們暢談黑膠唱片年代的製作過程，以及有趣的事。但願我們整個團隊的努力得到觀眾的欣賞及支持。

## 生活

吳康民

## 潮州老厝

在書展中買了一本《潮汕老厝》，憶起童年時的生活，也引起一陣陣的鄉愁。

其實我是一個十足的「香港仔」，童年時隨父母居於香港。母親早逝，才回家鄉住了幾年。後離家鄉外出升學，並隨抗日時期的流浪而成為一個「遊子」。往後長居香港，在此成家生兒育女，廣州話是第一語言，並且不帶鄉音。不知底細的說不知我是潮州人。在港居留像我這樣的潮州籍老人，說起廣州話，總帶潮州腔，而我沒有，有些同鄉覺得奇怪。也許我是有語言天分，或許是我的小家庭長年說的是廣州話，兒女子孫都不會說潮州話，因而潮州話成為我的第三語言。第一語言粵語，第二是普通話（即國語），然後才輪到潮州話。

翻開這本「老厝」，它的開頭寫道：散佈四海的潮州人，無論身在何方，財富多少，地位高低，在他們心中有一個字永遠是神聖的，這個字使他們百感交集，熱淚盈眶。這個字就是「厝」。潮汕的厝，是潮汕人的根，是四海潮人夢魂縈繞的精神家園和他們心靈深處的永恆的故鄉，是他們生命力量之源，是他們披荊斬棘、努力奮鬥的動力！

我小時候在家鄉聽說，因為潮州人當年曾為清廷平亂（大概是指太平天國）有功，因此潮汕的「厝」的屋頂，其檐邊可以雕刻成頗如北京宮宮建築般的華麗，說這是全國其他各地所沒有的。當年澄海的陳慈巒家族一如福建陳嘉庚一樣，二十八歲隻身到達泰國設立「陳慈巒行」，並在汕頭、越南、新加坡等地遍設分支機構，生意愈做愈大，陳氏家族登上了「泰華八大財團之首」的寶座。

今天，陳慈巒故居中的木石雕刻，華美精緻，與故宮比較，不遑多讓。而澄海蓮花峰下依山傍水、前低後高的「七壁連」民居，揭西棉湖鎮慈濟古宮至今仍在使用的戲台，都是難得一見的古蹟。我在家鄉的老「厝」住過幾年，老厝在記憶中也是畢生難忘！

## 翠袖

余似心

## 樂韻暮年

最近到大會堂去欣賞舊上司的藝術歌曲演唱會，除了享受他和一群志同道合者對音樂的熱誠，還有對生命的熱愛。他剛退休，與一些也曾在職場叱咤風雲的朋友經常聚會練歌。沒有職務纏身，他們更享受音樂的樂趣。由於到處有移民了同樣愛唱歌的同學，他們竟可以在不同的城市「巡迴演唱」，租來簡單的地方，請朋友欣賞，過着樂韻悠揚的晚年生活。

我有一女朋友退下教師工作後更瘋狂，每天都去學唱歌、學彈琴，常一班同學租來市區的會堂，打扮漂亮如歌星，開小型演唱會，甚至在星光大道表演。她說：「音樂豐富了我的下半生。」有許多人年輕時為了家庭和事業，一頭栽在生活裡，漸漸把自己的愛好淡忘了。退下火線後如能找着合拍的朋友，心中那團火便會再燃燒起來。我們不時都會聽到「老人樂隊」這名稱，多是年紀大了沒有家累，幾個熱愛音樂的人聚在一起重溫年輕時的情懷。香港有一支樂隊名「溫的風」取自英文Wonderful，成員年齡合算過三百歲，曾在銀杏館表演，唱老

歌，甚受歡迎。在上海的和平飯店，有個老人爵士樂團，許多人慕名前往，緬懷舊上海情調。在武漢市，有一群被喻為最快樂的老人，他們是一支長者民樂隊，玩中樂，二胡、月琴、揚琴、笛子、黑管、琵琶、三弦等。八十多歲的陳老本是老年大學二胡班的老師，退休後也不能沒有音樂，於是組織了這個經常瀟灑笑聲與樂聲的樂隊。據悉廈門和台中市也有老人樂隊。

音樂最能觸動人心，輕快的樂曲，令人心情愉快，加上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，晚年的日子必定過得分外快樂。「快樂」二字不就是輕快的音樂！



■上海和平飯店老人爵士樂隊。作者提供

## 百家廊

袁星

送兒子回老家，順便在老家住一晚，陪陪父母。晚上七點多鐘，小姨父和小姨來我家串門，特意送來六隻珍珠雞。小姨去年送給我兩隻，長大發現都是公雞，就宰殺吃肉了。這種雞肉實、筋道，味道比村裡的小笨雞要好一些。

兒子護着珍珠雞，一直不讓殺。凡是他看着養大的兔子、鵝、狗，誰都不准殺也不許賣。瞞着他殺那兩隻珍珠雞，費了我不少心思。小姨知道兒子喜歡，又把孵化剛一周多的小雞送來。她倆到我家沒多久，四姨也來串門。

閒着沒事，我提議幾個人一起打撲克，玩夠級。父親、小姨父、鐵哥們和我四個人，把飯桌當牌桌，剛玩了兩把。妹妹突然來電話。小外甥摔着了，不哭不鬧說話，看上去迷迷糊糊睡覺。我問她小外甥吐過沒，平時這個點是否睡覺。妹妹回答沒吐，這個點也差不多該睡了。我告訴妹妹，小外甥沒吐的話應該問題不大，讓她注意觀察。

又摸了一把牌，剛發出去幾張，妹妹再來電話。小外甥還是不說話，只是說想睡覺。妹妹害怕，想讓我陪她們去趟醫院。從妹妹的描述中，我聽出問題，趕緊叫上妻子出門。妹夫沒讓我開車，幾個人一輛車快速朝醫院趕。一路上，我幾次觀察小外甥，單憑近距離觀察很難察覺他是想睡覺還是淺昏迷。下了車，正準備去放射科拍CT片，小外甥哇一口吐了，噴射狀嘔吐。看到這，我的心一下惶恐起來，覺出情況不妙。

剛下車，醫院內的燈光不是很亮，我急忙跑回幾步觀察。在手機燈光下，沒太看清吐出的東西，只是有些暗紅色的碎末。妹妹帶着哭腔連聲驚呼不是血是什麼？不是血是什麼？得知小外甥下午喝羊湯時吃過幾塊羊血，確定他吐的是沒消化完的食物，但我懷疑他是頭先着的地，擔心腦出血。而妹妹、妹夫，自然不會懂。

小外甥難受，第一次做CT時一直動，掃出來的影像只有兩三層能看清，這兩三層沒問題。等小外甥睡着，薛主任又給做第二次掃描，這一次發現問題，然後再一次掃描。三腦室、四腦室和側腦室均有少量出血。因事發突然，我趕到前已電話諮詢內科楊主任，他見我沒找他主動來到放射科，幾個人商量了一下，決定轉去縣醫院。

## 昨日

陶然

## 中山公園就在附近

那時，因為在北京第六中學做寄宿生，位於天安門附近，走幾步就到，沒事便經常和幾個同學去天安門廣場散步，夏季時，特別是夜晚，就坐在廣場上聊天。那裡總是聚集着三五個年輕女中學生，坐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的台階上，用裙裾撥風散熱。

但是，很多的是去公園。天安門左邊便是中山公園，原來叫社稷壇，右邊是勞動人民文化宮，以前是太廟。明清時維持周代以來左祖右廟的慣例。但現在我們只記得中山公園了。中山公園是那時常去的地方，傍晚時散步就可以去。尤其是夏天，那時沒冷氣，就去那裡消暑。但並沒有更多的冷飲可喝，偶爾碰到售賣冰棒的小販，咬一口冰棒，透心涼，就已經心滿意足了。

那時，最喜歡夏日的周末園遊晚會。周六晚上，公園裡張燈結綵，在我們看來好像是喜慶日子。最主要的節目是五色土裡的舞會，那

時我們只是中學生，根本沒有資格跳舞，即使沒人管，偷偷下場也可以，可是又不會跳，只好做個忠實觀眾，站在圈外參觀而已。

幸好還有其他節目，主要便是電影。那時在露天放電影，分為三處，拉開距離，互不影響，隨你喜歡看哪一部。看電影往往是最受歡迎，那銀幕是在某處一搭，如果觀眾太多，也可以跑到背面去看，雖然影像反了，但也勝過完全看不到呀。電影之外，當然還有其他玩藝兒。在我們當時的眼裡，十足是「嘉年華會」。

我有時胳膊上還夾上幾本書，跑去公園，好像是去讀書的樣子，其實到了那裡，哪會有心讀書？坐在涼亭裡打盹才是真的。公園裡靜悄悄，鳥兒高飛，偶爾停在樹梢，時高時低地鳴叫，風微微拂來，睡神催促，不知不覺就睡過去了。等到驚醒過來，已是夕陽西斜，天色昏暗，該回校去吃晚飯了。

那時，音樂廳還是開放式的，坐滿了聽

看到孩子病情平穩，我才從妹妹的口中一段段還原了事實。前一天下午，妹妹家的鄰居殺羊，去妹妹家叫妹夫去喝酒。第一次叫，妹夫沒去。第二次再到妹妹家叫，妹夫覺得實在是盛情難卻，就去了。他喝了點酒，回到家又跟小外甥嬉鬧。妹夫坐在椅子上，小外甥站在妹夫腿上，面對着他爸爸。妹夫雙手托舉住小外甥的腋下，任其一跳跳玩耍。

可能是喝過酒的原因，一個沒托住，小外甥仰倒下去。至於是後背還是頭先着地，妹夫已經糊塗了，一直沒說清。妹妹轉述說，小外甥摔倒後，突然不再嬉笑，一直傻愣愣的不說話。喊他也不回答，就只睜着眼睛看。妹夫看到這個情況，四五分鐘不見小外甥說話，心裡害怕了，快四十的男人，一下子哭了。妹妹在小外甥摔到地上的當時，就哭了起來。緊急護送小外甥去縣醫院途中，妹妹又幾次落淚。我揣着明白裝糊塗，一路都在安慰他們。其實，一車人中，最了解小外甥病情的是我，危重程度，也是我第一個察覺的，只是一直沒敢說，怕說出來大家控制不住情緒，反而影響小外甥的病情。住院第二天下午，看到小家伙神志清醒，我才一點點透露腦出血的危重程度。

很多父母，習慣跟孩子一起嬉鬧。嬉鬧可以培養、增加親子感情，這是有益孩子身心成長的，但嬉鬧得有方法、懂分寸。像托舉孩子、拋舉孩子這類行為，能免則免。雖然那一個父母都不會故意弄傷孩子，但不想並不意味著不會發生，因為個別時候，拋舉會失手。

接下來的治療效果，還有待觀察。折騰了兩天，我已深感疲憊。先會兒與小外甥通了次電話，聽出他思路清晰、表達流暢、吐字準確，推測傷情有有所減輕，很是欣慰。

孩子跌倒、摔傷、掉床，常見也常聽說，一般都無大礙。只是一般無大礙不代表一定不會有危險。逗孩子玩，把其舉過頭頂，甚至舉舉、拋拋的常有。就像妹夫把小外甥跌傷前不相信會出意外一樣，常常如此，卻沒人敢輕易用這種後果勸說。

拖着已經跟不上節奏的有些呆滯的目光，使勁盯在前面的字句上，匆忙把這個遭遇記錄下來，是希望這事能被更多人知曉、警惕，並引以為戒。再想與孩子嬉鬧時，一定謹慎、謹慎、再謹慎。

## 網人

狸美美

## 震後隨想

小狸寫這篇文章的時候，正是九寨溝7級地震發生第24小時。謝天謝地，現在已知這次強震基本算是落在荒山野嶺，處於震中的阿壩州九寨溝縣漳扎鎮，當地人口密度僅約為每平方公里6人；而且地震發生時間是晚上9點，大多數人基本都正在外面吃飯、活動，被困在樓裡的概率相對低。

另一方面，由於正值暑期，有數萬名遊客聚集在九寨溝景區，尤其地震發生時，誰也不知道情況，還聽說有酒店塌了，真是讓人捏着一把汗了。

寫這段稿的目的是想說，雖然以目前的傷亡數字看，此次九寨溝地震遠不如當年的汶川和雅安慘烈，但危急程度和事件的根本性質是一樣的，尤其是在災害剛發生的這段時間，一切都是未知，並沒有人可以派定心丸。一切是，此次震後的感觉卻和之前的並不太一樣。可能之前互聯網不發達吧。還記得9年前的汶川地震，那時候還沒有微博和微信，消息通過廣播電視和台式電腦傳出後，所有人皆屏氣凝神，每一個人都盡最大努力用自己的方式傳遞着大愛。有90後第一時間背起背包奔赴災區當志願者，有乞丐掏出一把硬幣投入賑災箱，全球華人積極捐款捐物不分國籍、宗教、政見，相關的各行各業停休月餘堅守在一線……那一年，香港的老百姓捐出了130億港元，連同政府的90億，齊齊把220億港幣送到了災區。

4年前的雅安地震，其時微博微信方興未艾。在那次嚴重災害中，很多人發現了自媒體和社交平台在傳遞信息